

# 《坛经》与禅宗六祖(下)

撰文/〔加拿大〕王景琳 徐甸

## 三 谁是禅宗六祖

敦煌本《坛经》卷二记载说,五祖弘忍闻听惠能偈语诗,口称“此亦未得了”,而后,“五祖夜至三更,唤惠能堂内,说《金刚经》。惠能一闻,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法及衣:‘汝为六代祖。衣将为信禀,代代相传,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这段至关重要的记载,《坛经》各种版本的文字虽有不同,但主要意思却相去无几,都是说惠能是五祖弘忍“钦点”的六祖。可为证者,就是那领由达摩祖师传了五代的袈裟。

但事实上,惠能为禅宗六祖的说法,在惠能最杰出的弟子神会设滑台无遮大会开始、南禅北禅顿悟渐悟辩论之前,并没有得到僧俗的普遍认可,至多只是在惠能的弟子中流传。而与此同时,神秀却已经被尊称为禅宗六祖了。

唐李邕(678-747)撰写的《嵩岳寺碑》,较早记载了禅宗谱系。此碑文约作于707年至712年间,其中说:

达摩菩萨传法于可,可付于璨,  
璨受于信,信恣于忍,忍遗于秀。

这里明确说明禅宗六祖为神秀。736年,严挺之撰写的《大智禅师碑铭并序》中也有神秀为六祖的说法:

禅师法轮,始自天竺达摩。大教东流,三百余年,独称东山学门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递相印嘱。

“大通”即神秀。李邕、严挺之都是当时著名的大学者,治学严谨,而且是与神秀同一时代的人。另外,唐净觉的《楞伽师资记》中也有类似说法。这些记载都说明神秀当时或至少在禅风盛行的北方是公认的禅宗六祖。唐张说在706年神秀圆寂后撰写的《荆州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中提到:

自菩提达摩天竺东来,以法传惠可,惠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继明重迹,相承五

光。……服勤六年，不舍昼夜。大师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并坐。

又视年中，禅师春秋高矣。诏请而来，趺坐觐君，肩舆上殿。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遂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圣敬日崇，朝恩代积。

上一段记载主要记述了弘忍对神秀的重视，特别是弘忍用了《金刚经》“洗足已，敷座而坐”的典故，几乎就是明说了将传六祖之位于神秀。虽然神秀不曾自称六祖，但下一段却详尽记述了神秀在世时的显赫地位。凭着“两经法主、三帝国师”的身份，神秀怎么会不是六祖呢？

如果没有神会，没有神会在滑台设置的无遮大会，神秀在禅宗史上无疑是稳坐了六祖之位的。惠能圆寂后的二十年间，神秀的学说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如日中天。而惠能的禅法却日渐式微，趋于没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堪称扭转乾坤的滑台无遮大会。

可以说，滑台无遮大会是神会弘扬光大惠能禅学的一个里程碑。在这场禅学理论辩论中，神会按照自己对惠能禅法的理解或者说是修正，阐发了南禅的

宗旨，第一次提出神秀与惠能“南顿北渐”的区别。此次辩论由当时在场的独孤沛记录，并写成《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一文，提到神会攻击神秀及弟子“师承是傍，法门是渐”，并说：

秀禅师在日，指第六代传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称为第六代。今普寂禅师自称第七代，妄竖和尚（神秀）为第六代，所以不许。

在辩论大会上，神会还提出了禅宗的一个新的谱系：

（达摩）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授与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惠能，六代相承，连绵不绝。

当神会的说法受到质疑时，他为捍卫惠能六祖的身份地位，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精神：

（崇）远师问：“普寂禅师（神秀大弟子）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众口共传，不可思议。如此相非斥，岂不与身命有仇？”（神会）和尚答曰：“普寂禅师与南宗有别。我自料简是非，定其宗旨。我今谓弘扬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众生知闻，岂惜

身命？”远师问：“修此论者，不为求名利乎？”和尚曰：“修此论者，生命尚不惜，岂以名利关心？”

滑台无遮大会上，神会凭着为弘扬惠能大法、“岂惜身命”、“岂以名利关心”的气概以及雄辩的口才，不仅赢了对手，而且大获全胜。也就是从这次大会开始，神会提出了南宗优于北宗的看法，并正式概括性地提出禅宗“南顿北渐”的理论。

可是神会在无遮大会上之所以大胜，并不完全在于神会“大无畏”的精神和雄劲的辩才，也不在于南优北劣，而是由于神会的真正对手都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也就是说，神秀的弟子或北宗高手都不在场。神会辩论的主要对手是一个叫崇远的法师。关于崇远，历史上记载甚少。据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第六章说：“崇远是一位讲经法师，不是禅师，并不代表北宗。即使崇远的论辩失败，也并不等于北宗的失败。”这场辩论的参赛双方很有点儿像是一位专业人士在与非专业人士辩论，崇远当然只有败北的份儿了。难怪有人甚至怀疑崇远是神会找来的“托儿”。可见神会此役有“胜之不武”之嫌。可是不管怎么说，随着这次滑台无遮大会辩论内容的广泛传播，惠能圆寂后逐渐衰落的南禅，在神会不计生死、不计名利的不懈努力下，开始在

南北两地兴盛起来。

滑台无遮大会之后，神会便尝到了攻击北禅的苦果。天宝十二载，普寂的信徒御史卢奕上奏朝廷，说神会到处说法，聚集徒众，于朝廷不利。于是，神会在此后的两年内四次遭到贬逐。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由于缺少军费，神会自贬逐地返回洛阳，临时建立寺院，将超度僧侣所得的全部收入悉数捐作军费。这笔不小的资金对朝廷平定安史之乱起了一定的作用。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肃宗皇帝诏（神会）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菏泽寺中”。神会也借此机会，确立了惠能和南禅在禅宗史上的地位。由于受到朝廷的重视与支持，惠能的南禅得到了朝野僧俗的认可。在神会圆寂后三十九年，为回报其对朝廷所作的贡献，唐德宗敕命皇太子“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师为第七祖”（宗密《圆觉经大疏抄》卷三和《禅门师资承袭图》）。神会为禅宗七祖，惠能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六祖。自此，北禅没落，南禅遂成为中国禅宗的正统。

然而，禅宗六祖并非只有神秀和惠能二人。在神秀和惠能之前，还有一个在禅宗史上名声远不如神秀和惠能的人，却早早被称为六祖。此人即五祖弘忍门下“十人”之一的法如。

法如(638-689)跟随弘忍的时间

比神秀和惠能都长,达十六年之久。据《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说,“祖师默辩先机,即授其道,开佛密意,顿入一乘”。弘忍圆寂后,法如到少林禅寺挂单,“居少林寺,处众三年,人不知其高,所以守本全朴,弃世浮荣。廉让之德,贤士之灵也”。法如身为弘忍大师十大弟子之一,行事极其低调,在少林寺居住三年之后,才被少林僧人发现,法如竟是弘忍大师的弟子!此后,“四海标领僧众,集少林精舍,请开禅法”。法如在少林众僧的请求之下开始讲法授徒,一时“学侣日广,千里向会”,门徒众多。只可惜,法如短寿,享年五十二,在少林寺传法仅三年便圆寂了。

《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记载中国禅宗谱系的文献。此碑文作于法如圆寂之时,离弘忍去世仅十五年,一向被看作是考订中国禅宗特别是法如生平事迹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据《行状碑》记载:

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达摩绍隆此宗,武步东邻之国,传曰神化幽迹。入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当传之不可言者,非曰其人,孰能传哉!至咸亨五年,祖师灭度,始终侍奉,经十六载。

这里的禅宗谱系竟是“(弘)忍传(法)

如”。据此,禅宗六祖既不是神秀也不是惠能,而是法如了。

古代碑文一向都是“盖棺定论”。碑文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对史实往往都是如实记述的,不可能加上毫无根据的臆说。碑文一般都被视为可信的文献资料。《行状碑》在嵩山少林寺竖立时,弘忍的众多弟子如神秀、惠能都还在世,他们对法如的去世应该是有所知的。即便神秀和惠能都不曾亲眼目睹《行状碑》的碑文,但其中提到法如的六祖地位,想必两人都应知晓。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神秀、还有被《坛经》尊称为禅宗六祖的惠能,都没有留下丁点儿反驳的文字,连那位能言善辩的神会也只提到神秀而不涉及法如。由此可知《行状碑》中所记载的史实,在当时是没有人否认的。

法如圆寂后即撰写的《行状碑》称法如为六祖,这座碑文和法如塔又立在既是禅宗发祥地又在禅林中享有盛名的少林寺,可见《行状碑》的说法一定有所本。否则,一个仅在少林禅寺挂单六年,且“守本全朴,弃世浮荣”的外来和尚,怎么可能会被少林众僧认定是禅宗六祖呢?

而且,在法如圆寂(689)后二十四年、神秀圆寂(706)后七年、惠能圆寂(713)当年成书,并由京兆杜朏所作的《传法宝纪》中,也有类似记载:

惠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法如。法如吸乎大通。

所不同的是，在法如之后又列出了神秀。法如为禅宗六祖的资料还见于《大唐中岳东闲居寺故大德圭和尚纪德幢》：

（法如）大师，即黄梅忍大师之上足也。故知迷为幻海，悟即妙门。此一行三昧，天竺以意相传，本无文教。如来在昔，密授阿难。自达摩入魏，首传惠可，可传璨，璨传信，信传忍，忍传如，……皆为法主，累世一时。……常钦味《楞伽经》，以为心镜。

“圭和尚”即李元圭（644-716），与神秀、惠能为同时代人。《纪德幢》称法如为禅宗六祖时，神秀与惠能弟子有关谁是六祖的论战已经拉开了序幕，可是他们竟无一人出面辨伪，表现出置若罔闻的姿态，这的确有点儿令人不可思议。这个现象本身只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法如在当时是没有争议的禅宗六祖。只是到了神会上、在滑台无遮大会上挑起六祖正统之争时，禅林中才开始了究竟谁是六祖的争论。

综上所述，神秀六祖的地位，是弟子普寂获朝廷相助坐上七祖宝座之后确立的。惠能成为公认的六祖也是惠能圆寂、神会在滑台无遮大会上大

显身手之后的事。而法如禅宗六祖的地位却是当时被少林寺僧众认定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真正的禅宗六祖既非由弟子普寂叫出来的神秀，也不是先自称后又被弟子神会争来名号的惠能，而是法如呢？

#### 四 弘忍的法衣去了哪里

法衣在禅宗代代相传的过程中极为重要。据《历代法宝记》记载：

遂传袈裟以为法信。譬如转轮王子灌其顶者，得七真宝，绍隆王位；得其衣者，表法正相承。……今恶世时，学禅者众，我达摩祖师，遂传袈裟，表其正法，令后学者，有其禀承也。

可见达摩祖师十分看重法衣。从慧可开始，这领袈裟就一直是禅宗掌门人代代相传的信物。按照达摩祖师开创的传承规矩，谁是下一代禅宗掌门人就把袈裟传给谁。也就是说，禅宗掌门人手中应该拥有那领作为信物的袈裟。也许在弘忍之前，禅宗门下的佼佼者远不及弘忍时代多，所以传袈裟也就不难决定。但是到了五祖弘忍，其门下得到弘忍认可、受其称赞的弟子就有十人之多，而且十人皆有传道为师的资质。这

情景委实让弘忍难以定夺谁是最合适的传人。当然,弘忍不肯轻易将衣钵传人,除了他的慎重,也是希望禅宗门下多出人才。弘忍曾鼓励弟子不仅要参透禅法,还要自闯门户,开出一片天地。每当弘忍发现弟子能够独挡一面时,总是令其离开东山道场,去别地传法。如唐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就说神秀在弘忍东山寺:

服勤六年,不舍昼夜,大师叹曰:  
“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洗足,  
引之并坐,于是涕辞而去,退藏于密。

弘忍让神秀“退藏”,更多的是让神秀不受干扰继续修行,以便得到更多的心得。其中“涕辞而去”一句可以理解为神秀不愿离开弘忍门下,以至于“涕”别,也可理解为弘忍暗示将传六祖之位于神秀,神秀感激至“涕”。这一段记载的情景,与弘忍后来召见惠能的情景十分相似。只是神秀“退藏”就“退藏”,没生出什么传奇故事来。不过,日后神秀也的确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在北方把个禅宗搞得风风光光,从他被朝野僧俗称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就不难看出他对弘扬禅宗所作的贡献。

而惠能在弘忍门下的情景和神秀很不一样。当年惠能不远千里从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到蕲州黄梅(今湖北

黄梅)叩见弘忍大师,弘忍起初不大看得起他。敦煌本《坛经》记述弘忍初见惠能时说:

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  
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汝是岭  
南人,又是獠獠,若为堪作佛!

于是,惠能在东山寺香积厨只当上了“供奉”。“供奉”在禅寺中就是杂役。

惠能虽然身在东山寺,名义上也投在了弘忍门下,可弘忍并没有给他剃度,也没有传戒,也就是说惠能在东山寺连个和尚的身份也没挣到。在厨房舂了八个多月米之后,就是因为一首偈语,登时让弘忍刮目相看,给了惠能和神秀相同的待遇,半夜将其招进密室传《金刚经》,并让他连夜南下,像神秀一样,隐了起来。按照《坛经》的说法,弘忍还把那领在禅宗标志着掌门人的信物袈裟传给了惠能。

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神秀饱读典籍,在弘忍门下虽也打过杂,但毕竟熬到了“上首”之位。他前前后后花了六年时间才得到弘忍的特别召见。然后又遵师教诲,“涕辞而去”。而目不识丁的惠能只打了八个月的杂,就不仅达到甚至超过了神秀所获得的禅学境界,而且受到弘忍的“特殊召见”。当然,惠能日后能独开一宗,自有过人之处。可

是,当时在弘忍门下另有十多个高徒,而弘忍对传人问题又一向十分慎重,他即便有可能召见惠能说《金刚经》,并让惠能离开东山去岭南传法,似乎也不大可能仅仅凭着一首偈语就将达摩传下的袈裟轻易交给尚未受戒、成为入门弟子的惠能。

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坛经》说惠能有弘忍传给他的袈裟,但自惠能圆寂之后,这领袈裟就再也没有现世。对此,惠能的弟子及后人曾给过几种解释,有说是当年弘忍不要惠能再传袈裟的,有说袈裟被盗的,有说袈裟被烧的,还有说袈裟被武则天要进了皇宫,日后再没有归还等等(见《坛经》等)。其实,这些都是惠能门徒为了证实弘忍的确把袈裟传给了惠能、而又不能说明为什么袈裟在惠能处不见了踪影所作的种种解释或者推测。神会在滑台无遮大会上声称惠能为禅宗六祖,强调的也只是弘忍把袈裟传给了惠能,并没有说弘忍传给惠能的袈裟仍在惠能弟子手中。

现在在惠能圆寂的寺院内仍珍藏着一件袈裟。这件袈裟被视为这座寺院的宝物,不轻易示人。可是这件袈裟并不是达摩祖师传下来的那件,而是武则天赐给惠能的那件。武则天所赐袈裟,都被惠能及其弟子当作宝物一样留存至今,而达摩祖师传下的作为禅宗六祖凭

证的袈裟,即便是惠能担心日后引发争议而不要再往下传,可是怎么会莫名其妙地不见了踪影呢?如果惠能真的有五祖弘忍传给他的袈裟,他有可能暂时秘不示人,如同珍藏武则天给他的那件袈裟一样珍藏起来,但他不可能永远秘不示人,也不可能在他圆寂的寺院中藏了一千多年而不被发现。这只能让人怀疑惠能原本没有袈裟,或者弘忍根本没有



丁云鹏《六祖像图》



梁楷《六祖斫竹图》

将袈裟传给他。而《坛经》说弘忍把袈裟传给了惠能，只是惠能或其弟子为了确立惠能禅宗六祖地位而施的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惠能后来坐稳了六祖地位，所开创的南禅也如日中天，但那领袈裟却从此在人间蒸发了的原因。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最早记载弘忍传袈裟于惠能的故事。

从法海最早记录惠能在韶州大梵寺讲法作《坛经》到契嵩本《坛经》，经历了二百多年。《坛经》也由最初的一万两千字增加到两万一千多字。内容越来越丰富，传奇色彩也越来越浓厚，可是有关五祖弘忍将达摩祖师传下的信物袈裟传给惠能的故事，却没有太大的变化。敦煌本《坛经》上是这样说的：

五祖夜至三更，唤惠能堂内，说《金刚经》。惠能一闻，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法及衣：“汝为六代祖。衣将为信禀，代代相传，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传法，气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汝即须速去！”能得衣法，三更发去。

通行本《坛经》关于这一段的记载是：

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



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

比较这两种记载，除了通行本更具传奇色彩外，其中最大的不同是，通行本中有“衣为争端，止汝勿传”一句。这一句显然是袈裟不见之后惠能弟子加上去的。因为自达摩传下的法衣到了惠能处不见了踪影，不能往下传了，最好的解释就是五祖不让继续下传。

我们上文说过，由弘忍认可的真正的禅宗六祖不是惠能，而是法如。这不仅在神秀和惠能在世时没有任何异议，而且是得到了当时少林寺僧众或者说是僧俗两界认可的。少林寺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如果法如拿不出任何东西作为凭证，少林寺僧众是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把法如当作禅宗六祖，并且为他建塔立碑、昭示禅林的。

那么，是什么让少林寺僧众将法如视作禅宗六祖的呢？我们以为，很可能就是那领自达摩传下来的袈裟。因为自达摩祖师之后，禅宗代代相传的唯一信物就是那领袈裟。谁有那领袈裟，谁就是六祖。法如是禅宗六祖，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弟子争来的或者是朝廷钦定的，而是少林寺僧众在他圆寂时写在碑文上的。很可惜，为人处事不喜张扬的法如，

在少林寺蛰居三年后才被发现，传道授徒又三年便圆寂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使得他难以从弟子中选出继承禅宗法衣的新掌门人。如果法如真有弘忍传给他的袈裟，那领袈裟或许已随着法如的圆寂而被放进了塔内，或者仍藏于少林寺某地，自此秘不示人。我们期待日后新文物的发现，为我们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 结语

我们说《坛经》是一部以惠能讲经为核心、经惠能弟子以及其他僧俗在二百多年间集体完成的著作，同时认为惠能不是五祖弘忍指定的禅宗六祖，弘忍很可能没有将自达摩传下来作为信物的袈裟亲手传给惠能，并不影响惠能在禅宗史以及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由惠能所开创、又经过他的弟子加以丰富完善的南禅“顿悟”之法以及理论，让禅法禅理由繁缚走向简单、由艰涩深奥走向通俗易懂，也使禅宗自此从寺院走向文人、走进民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心理结构。这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其贡献早有定论，就不需要本文再作赘述了。■

（完）